

她们的路

王海鸰著

昆仑文学丛书·昆仑出版社



● 她们的路

王海鸽 著



昆仑文学丛书 · 昆仑出版社

• 昆仑文学丛书 •

她 们 的 路

王海鸰 著

昆仑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 3 号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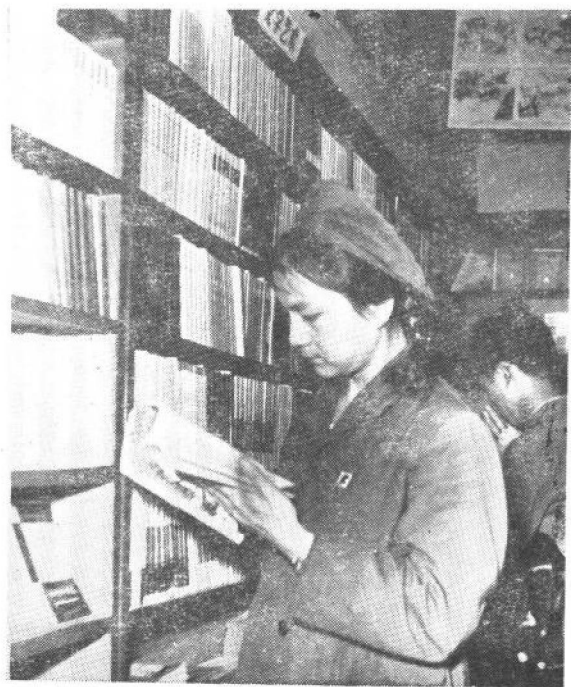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•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 / 2 • 印张 6 1/2 • 插页 8 • 字数 125,000

1985 年 10 月第 1 版 • 198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31,000

书号 10282 • 3 定价 1.10 元



实现了的愿望便不再是愿望。愿望，永远在
你的前面。

王海鸰

作者小传

王海鸽，三十一岁，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。一九六九年入伍，在济南军区某部海岛上工作了十四年。十四年里，她当过通信兵、卫生兵、机关兵、宣传干事等。参加过业余文艺宣传队，编写过文艺节目。八三年底，调总政话剧团任编剧。

一九八〇年，她二十七岁的时候，才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《爸爸的工作问题》。从此，她开始了在文学道路上时而顺利时而困顿的跋涉。陆续在《解放军文艺》、《山东文学》、《昆仑》、《人民日报》等报刊发表了十几个中短篇小说。与此同时，还在话剧和电影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和尝试。

序

金 辉

海鸽拿来一摞稿子，要我写篇序。我知道它的份量，也知道我自己。这将是海鸽的第一本作品集子，而我呢，还从来不知作序为何物。我再三推辞，可是，听到了一句不能推辞的话：“我们干吗瞧不起自己呢……”

“我们干吗瞧不起自己呢？”这倒确实是海鸽的语言。从这么一句话里，就可以看出生活经历给她留下的影响。同那一代人一样，她的学生时代中断在不该中断的时候，命运把她过早地推向了社会，机会又使她穿上了军装。虽然都说部队是“大学校”，但尽义务毕竟是第一位的事情。人大概都是这样，失去了的才倍觉其宝贵。“我真想再过过学校生活。有老师，有同学，有教室，课桌上摆着铅笔盒，铅笔盒里放着课程表……多有意思！”《她们的路》中蔡小洁的这种心情，不妨可以看作是海鸽那时心迹的剖露。有意思的是，如今，过了“而立之年”的她，竟然又能重温学生生活，成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

的首期学员。此时此心，自然不同于当年。当年，在那单调而又紧张的军营生活中，她艰难地走上了艰难的业余文学创作之路。搞创作是无边的苦海，没有亲历过的人，很少能体味其中甘苦。在这条路上，除了要征服文学自身的重重难关，还更要迎接各种意想不到的文学之外因素的袭扰。在这种情境中，海鸪努力保持一种孤高的内心平衡，以失败为先导，逐步接近那梦一般的成功。这也浸映在她的小说里边。《她们的路》中的韩琳，《伊虹》中的伊虹，《尘旅》中的伟伟，还有《幸福的安琪儿》中的韩婴，等等，这些形象中，似乎多少都有点作者的心影。即使是她作品中另一类较多的人物形象，如《爸爸的工作问题》里的爸爸，《心的音响》里的范副院长，《尘旅》里的狄易光，《除夕夜，在地委书记家里》中的燕书记等老干部，也都带上了特定经历的青年人的眼光，或者说，都有她的味儿。

翻阅着这本集子中的作品，一方面，眼前展现的是她精心创造的艺术天地，另一方面，耳边也时不时飘萦那句话——“我们干吗瞧不起自己呢！”

“我们干吗瞧不起自己呢？”这话也反映出女作家特有的敏感。简直是太敏感了，跟她们说话都得处处留点神。记得一位作家说过，当今女作家称雄，不知这是文坛的幸运呢，还是文坛的不幸。开这玩笑的自然男性无疑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女作家异军突起确实是事实，军事文学领域似乎也是如此。而这些女作家，大都以其独特而又细腻

的艺术感觉见长。

应当说，艺术感觉是作家之为作家的最重要素质。可惜的是，我们的文艺理论常常对之视而不见，这或许是因为它是一种“只可意会”的东西的缘故吧。从本质上看，文学艺术是主观对客观的一种感受，这种感受，虽然主要是通过文字传达出来的，却不是语言概念所能说明穷尽的。言有尽而意无穷，是也。现实生活中的人们，每时每刻都接收并处理来自周围环境的大量信息。对于生活中强烈信号的接收并不难做到，难的是对于生活中微弱信号的感应，包括捕捉自身的微妙情绪变化和体验他人的瞬间心态的能力。正是后者，常常成为衡量一个作家艺术感觉的标志。有了这种感觉，就能够从平常的生活中发现不平常的东西，有了这种能力，就能够在平淡的情节中奏起别样的旋律，作品的层次和韵味就会丰富得多，作家的笔触也会自由得多。

从王海鸽的小说中，我们经常可以感受到她的艺术感觉的流动。在她的笔下，从女兵的一颦一笑到一个眼神，从“男子汉”的惆怅到离休干部的莫名情绪，都有一些属于她的独到发现。但也许她自己对此还没有充分的意识，以至觉得她尚未自觉地发掘这方面的潜力。我想，当她更有意识地进行自己的艺术追求的时候，“我们干吗瞧不起自己”的话里，大概还可以带上更坚实的自信。

84年11月于解放军艺术学院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作者近几年来创作的反映现实生活的中短篇小说集。

人说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面孔，军人的形象亦不是女性的形象。战争无情女性多情，军人是铁与血的凝结物，女性是美与柔的集合体。可是，军队中又确有那么一些穿着军装的女性。她们有着一股女孩儿对生活、爱情、美的追求，又有着不同于一般女孩儿的地方。愿你在读完这本书后，对这些我国“少数人”中的“少数人”，能有一个初步的印象。

本书中还刻画了另外一类“少数人”：老年军人。作者用其女性的、晚辈的独特角度，对这些老军人进行了独特的描写，使你读起来趣味横生。

责任编辑：浪 花

封面设计：王 俭

• 昆仑文学丛书 •

我们编辑出版这套《昆仑文学丛书》，愿她成为一个小小的窗口，使革命战争的血与火、真理与正义，以及献身军事战线的千万战士的音容笑貌与心灵世界，他们的爱或憎、辉煌的或平凡的生活、壮烈的或默默的牺牲，能够在这里多少有所展示；愿她成为一片小小的园林，使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嫩苗在这里成长，绿树在这里成荫。

这套文学丛书选辑的是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，以及其它文学作品。作者是军内军外中青年作家。从八三年开始，计划每年出一套，每套约十二本，每本十万字左右。每套书的最后一本是军事文学创作论集，其它都是作家的个人作品专集。以有限的规模而获得众多读者的喜爱，是我们的向往。为了实现这个奢望，我们当力求做到编选谨严，出版及时，印制精良。

目 次

序.....	金辉 (1)
幸福的安琪儿.....	(1)
男子汉.....	(16)
爸爸的工作问题.....	(28)
她们的路.....	(39)
心的音响.....	(55)
伊 虹.....	(72)
尘 旅.....	(91)
船开了, 远了, 消失了.....	(168)
除夕夜, 在地委书记家里.....	(182)
哑 炮.....	(192)

幸福的安琪儿

“……安徒生老爷爷给小朋友们讲过一个叫《安琪儿》的童话故事。安琪儿是什么呢？是些美丽的、好心的小姐姐。她们有一对雪白雪白的翅膀，每天在天空中飞呀飞呀，把幸福带到人们中间……”

这具有一种独特魅力的低柔的声音，透过淡绿色的纱窗，飞进了病房。正准备出院的二十四岁的连长崔建生，一动不动地坐在紧靠窗户的床上，痴痴地听着，那神情犹如音乐爱好者在欣赏一支无比美妙、柔和、怡人的乐曲。

他是在一次施工中受的伤。当时由于呼吸停止，导致大脑缺氧，使他在意识恢复后，仍有相当一段时间，智力只能达到三四岁孩子的水平。动辄哇哇大哭，高兴起来手舞足蹈，吃饭睡觉、大便小便，都得靠护士们照料。康复以后，人们对他讲了不少他在“还童”期间的趣闻轶事，

直差得他恨不得把自己这一米八零的身躯缩进地缝里才好。但同时，一种深深的感激、眷恋之情，又在心底悄悄升起——他感谢那些日夜照料过他的护士姑娘们，特别是，她……

前来接他出院的指导员看他老坐在那里不动，感到奇怪，不由顺着他的目光向窗外看去。顿时，指导员认为自己猜透了这位年轻战友的心思。他拍拍他宽厚的肩膀，给了他一个善意而神秘的眼色。

崔建生的脸上掠过一丝悲凉的笑意，他看着窗外，低声说：“她对我，是好。但她不仅仅是对我好，你看——”

她，正在窗外的花坛边，陪一个坐在病车里的四五岁的小女孩玩耍。美丽的安徒生童话，正象涓涓的溪水，从她嘴里不断地流淌着。

“……安琪儿最喜欢诚实、勇敢、听话的好孩子。哪个好孩子生了病，总有一天会被她们知道的。到那时，她们就会飞到他的病床前，用柔软的翅膀把他抱在胸前，带他到他最喜欢的地方去——丹丹，你说，你是好孩子吗？”

“我是好孩子。”叫丹丹的小女孩认真而肯定地答道。停了停，又扩充了一句：“我打针就哭过一回，小军军他每回都哭的！”

“噢，对了，丹丹打针就哭过一回！丹丹是好孩子！”

丹丹快活地笑了，苍白的小脸竟泛起了一层淡淡的红色。

她也笑了。她笑起来很甜，很美：婴孩般清澈的眼睛象一对小月牙向下弯着，秀气的嘴角微微向上翘着。她站起身来推着小车，离开花坛，往前走去。

崔建生几乎是下意识地跟着站了起来，但没吭声。

指导员忍不住了：“连长，别的不说，告别一下总是应该的啊！”

崔建生厚嘴唇紧紧闭着，固执着不肯开口。是啊，叫他说什么好呢？说他感激她？这未免太微不足道了；向她倾吐他内心深处隐秘的感情？哦不，这无异于亵渎神圣！

“崔建生，东西收拾好了就走吧，马上要换床单了。”这是那种没有任何感情成份的声音，平板、干巴、毫无语气，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广播员播送“天气预报”时的腔调。

崔建生默默地提起了东西。不用回头他也能知道，是那个高个儿护士赵小京站在他身后。听人说赵小京和她是好朋友，这可是有点……

二

今天是韩婴的轮休日。吃过早饭，她把自己的和赵小京的衣服洗完后，便匆匆赶到了病房。天气好，她得把那个不会久留于人世的小丹丹推出来转转、走走，吸收一点初

夏的明丽阳光。当她们走到通往医院大门口那条柏油路上时，她看到了走在前面不远的那个熟悉的一米八零的魁伟身影。

“哟，这个崔建生可真够呛，出院了都不知打个招呼！”她眯缝起眼睛，微微摇着头，似在埋怨。但脸上流露出的，却分明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惬意。

她怎么能不惬意呢？就是这个一米八零的大个子，就是这个指挥一百多号人的年轻连长，几个月前，还象小孩子一样依恋于她，有求于她呢！其中有一件事儿，最使她感到自豪。

那天，她给他上特护，半夜，突然停电了，整个病区顿时变成漆黑一片。她从小胆子就小，这会儿更是吓得要命，赶快站起身来，想到办公室去取蜡烛。不料身后仿佛有个东西在拽她。她回头一看，只见崔建生不知什么时候坐了起来，两眼直瞪瞪地看着她，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她工作服的后襟。特护病房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韩婴顿时紧张得嗓音都变了：“你，你要干什么？”崔建生哭咧咧地嚷道：“不让你走！我害怕！”哦，他害怕！一种感到别人需要自己时的责任感，使韩婴无法再离开这里。她坐下了，就在黑暗中静静地守着这个需要她的保护的男子汉……可现在你看他，恢复得多好啊！

“韩婴，你休息？”

有人招呼她。她回过头去，见赵小京抱着一摞床单走过来。

“嗯。你上护理？”两个人都是明知故问。

赵小京过去了。韩婴望着她的背影，心里不禁一阵怅然：难道，我们的关系已经到了需要用废话来打招呼的程度了？

“韩阿姨，您不高兴了？您不喜欢赵阿姨？”这是小丹丹怯生生的声音。真奇怪，病弱的孩子总是这样聪明、敏感。

“啊，不不！韩阿姨跟赵阿姨是好朋友！”

这话不错，但严格点讲，应说曾经是好朋友。无奈韩婴不肯承认这点。近来，她越来越经常地回忆着曾存在于她们中间的那珍贵的友谊，以使自己相信，一切依然如故！其中回忆得最多的，是她们一块由军区护校分配到医院来后不久，发生的那件事情。

那天上午，护士长吩咐韩婴去给一个需要做阑尾手术的病员备皮^①，那是个青年男战士。韩婴一听便慌了神，小嘴一张，竟不知不觉溜出来这样两个字：“我不！”

“？！”护士长那双总好象疲惫不堪的眼睛顿时睁大了——她还从没遇到过一个敢于直接违抗她的意志的下属。

“我不。”声音是低了，意思并没变。

“……”由于尚无应付这类情况的经验，护士长被搞得瞠目结舌。上级和下级，就这样僵在护理间门口。

① 备皮，即准备皮肤，将手术所需皮肤区域的毛发刮净。阑尾手术的
皮肤区域从脐至大腿上部。

赵小京闻讯匆匆赶来——朋友“遇难”，她不能不管。在护校时韩婴就说过，对于护士工作，苦、脏、累她全不怕，唯独怕……她说她家里全是女孩儿，在家时，看到邻居的抱在怀里的小男孩拉屎撒尿，都得赶紧把目光挪开，何况……

“护士长，”赵小京用工作服的前襟擦着湿漉漉的双手，笑嘻嘻地说，“我正好没事儿了，我去吧！”

当赵小京给病员备完皮走出护理间时，韩婴迎了过来，小脸微仰地看着自己的朋友。她比赵小京矮足有十厘米，才一米五八。如果说赵小京象一棵挺拔茁壮的白杨，那么，她就是一株纤细婀娜的嫩柳。

“你呀，太封建了！在护校时教员不是讲过吗？必要的时候，医务人员就是中性！”赵小京似乎毫不在乎。

“唉，要真是中性，你的脸干吗红得那样厉害？”但这话韩婴没有说出口，她只是默默地拉住了朋友的手。

但，回忆诸如此类的事情，不仅没有使韩婴愉快、自信起来，反而使她的心愈加沉重。终于，她不得不承认：理智所希望的是一回事，心的感觉则是另一回事。而心，是不会说慌的。

三

赵小京带着那种毫无表情的表情，在病房里整床铺。碰到有的故意捣乱的老病员躺在床上不动弹时，她就隔过